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一〇〇回 智化放火燒大寨 嘍兵得命上君山

《西江月》曰：常言道的甚好，窮寇不可深追。追來追去惹是非，落得一時後悔。明槍尚能躲閃，暗箭容易吃虧。慢憑技藝逞雄威，前路埋伏可畏。

且說智爺與徐三爺正講論著起早了，怕遇見賊。正說之間，遇見了。徐慶說：「我在前頭，我打發他們。」看看臨近，見他們「呼啦」打樹林躡將出來。徐三爺把刀一拉，那伙人撒腿就跑，一口同音嚷道：「好山賊！意狠心毒，穩住了我們，又來殺我們來了。」徐慶一聽山西的口音，徐慶有個偏心眼，遇見山西人有難，他念同鄉的分上，就要解救，故此往前一跑，大吼了一聲說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怎麼說我們是山寇？我們可不是山寇。你們到底是什麼人？」那伙人說：「我們可也不是山寇，我們是被山寇害的。」徐慶說：「你們是怎麼被山寇害的？咱們是同鄉，我救你們。我叫徐慶，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，徐三老爺就是我。」那伙人說：「我們打長沙府馱來的少公子，讓山賊劫上山去了。我們和他要我們的那頭活車輛馱子。你們劫人我不惱，橫豎是把我們的牲口給我們埃他們趕著牲口上山，還要殺我們。同他們說好話，央求他們，還不行呢。」

徐慶說：「呔！咱們山西人不央求人，央求人家挫了三老爺的銳氣。」馱夫說：「後來我們就罵上了。」徐慶說：「對了。」馱夫又說：「我們一罵，他們拿刀就追。」徐慶說：「你們呢？」馱夫說：「我們就跑。」徐慶說：「跑什麼？」馱夫說：「不跑不是熱決了嗎？」大眾一看，徐三爺話出來的利害，又聞名，全都跪下救徐三爺救命，給他們望山賊要牲口馱子車輛。智爺過來一問，說：「方才你們說那個少公子？」馱夫一提始末根由，「人教賊劫上山去，他們不給車輛，馱夫想著當官去告。走在此處，天晚不敢前進，又怕遇見歹人，在這樹林中待一夜，天亮再走。不料遇見眾位爺爺們，救命罷。」智爺一聽說：「三哥、大哥，劫的這不是外人哪！這是咱們艾虎的把兄弟。一者衝著艾虎得救他；二則間，我想此處離武昌不遠，沈中元許在山上。」盧爺說：「有理。」智爺又衝著馱夫說：「你們大眾不用淨磕頭，你們前頭帶路，把我們帶到山口，你們堵著山口亂罵。」馱夫說：「不行，我們堵著山口一罵，他們全下來殺我們。」智爺說：「不礙，有我們呢。」馱夫說：「有你們，可就沒有我們了。」徐慶說：「你們只管這麼辦罷。你們去誘陣，我們殺賊。」馱夫說：「我們把他罵出來，你們可出去呀！要不出去，就把老西害苦了。」徐慶說：「我們不能行出那樣事來。走罷。」一個個往山口亂跑。

不多一時，到了山口，大家都會在一處，讓馱夫罵。馱夫跳著腳大罵。馱夫一罵，嘍兵就聽見了，說：「還是昨日那一伙馱夫。」下來了□幾個嘍兵，攬著刀一威嚇，馱夫轉身就跑，說：「可了不得，又來了，我的太爺！」往兩邊裡一分。徐慶躡上去了，直是鬧著玩一樣，「吡噉噉」，彷彿削瓜切菜一般，殺了幾個。那幾個回頭就跑。徐三爺就追，說：「鼠寇毛賊慢走！你徐三老爺，今天務必把山寨擊成齏粉。」智爺嚷：「別追了，別追了！」徐三爺回來，仍是讓馱夫亂罵：「好鳥八兒的！該死的山賊）好好的把車輛牲口送下來，不然老爺殺上山去，殺你們個雞狗不留！你們就打算著會欺負老西，以為老西無能為，老西有能為！」

正罵之間，忽聽山上「噲啾啾」一陣鑼響，沒等山賊嘍兵下來，老西就跑起來了。

看看臨近，來了一家寨主，帶著數□名嘍兵，嘍兵一字排開，每人拿著兵器，有雙刀的，有單刀的。看這家寨主，身量不大甚高，橫寬絲鬚帶，薄底靴，提著一口刀，身臨切近，大吼一聲：「你們是那裡的這些小輩，前來受死！」徐三爺未能上去，早教龍滔躡將上去，「刷」的一聲，就是一刀。山賊躲過。緊跟著又是兩刀，又是一腳。從此往後，他把老招兒又施展出來了，三刀夾一腿，三刀一左腿，三刀一右腿，老是三刀一腿，不換樣式。漫說是個山賊，就是前套上花蝴蝶，教他砍的也是手忙腳亂。兩個人沒分勝敗。

姚猛在旁瞧著，說：「拿這小子不用兩個人，你退下來交給我。」龍滔往下一退，姚猛往上一躡，亞圓大鐵錘雙手一搭，騎馬式一蹲，在那邊一等，紋縫不動。過雲雕也不敢過去，不認的他這個招兒。按說錘打有式。他這不是，他這是兩手攬著錘把，那邊一等。

朋玉想著叫他過來先動手。按著武技學說，見招使招，見式使式，他不認的人家這個招術，他就不敢先動手。這個使錘的永遠不會先動手。兩個人對耗著。耗急了，姚猛說：「你過來呀，小子！」朋玉說：「你過來罷，小子！」姚猛說：「你過來罷，我永遠不會先過去。」朋玉一瞧，他就是個笨家子，也許什麼不會，自己先給他一下試試。把刀一剝，瞧著不好，往回再抽，變換招式。焉知道刀離頂門不遠，竟自不躲，自來一坐腕子，用平生之力，要把姚猛劈個兩半。焉知姚猛膽有天來大小，眼光也真足，刀離著頂門有一寸多遠，雙手把錘往上撩，就聽見「鏗啾」，那口刀「嚶」的一聲，就騰空而起，待半天的工夫才墜落下來。震的朋玉單臂疼痛，撒腿就跑。連姚猛帶龍滔追趕下去。智爺喊叫別追。這兩個人那裡肯聽？苦苦的追趕，總打算著把他拿將回來。

姚猛在前，龍滔在後。朋玉不敢往山上跑，他要往山上跑，怕的是把兩個人帶上山去，只可順著邊山撲奔正北去了。真如同傷弓之鳥一般，帶了箭的獐麋相似，恨不得肋生雙翅。緊跑緊追，朋玉會夜行術的工夫，這兩大個身量高腿長過步大，可也追不上，可也離的不大甚遠。究屬這兩大個氣量真足，跑上連喘都不喘。朋玉知道要不好，想了想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姚猛就瞧著他往前跑的好好的，往前一栽。姚猛往前一躡，掄錘就砸，那知道他一緩腰，說著「寶貝」，就見黑忽忽一宗物件奔了面門，意欲躲閃，焉能那麼快？只聽見「嘯」一聲，正中面門，把姚猛嚇了一跳，也不知是什麼物件打在臉上，又不甚疼。後頭的龍滔收不住腳了，前頭的姚猛手捂著臉一蹲，龍滔正打身上折過去了。朋玉是什麼法寶？是說下一隻靴子來扔出來了，正中姚猛的面門。不然，怎麼瞧著黑忽忽的一塊，打的不疼。可把姚猛嚇了一跳，又對著龍滔打他身上折了一個貓兒跟斗。朋玉回身瞧見龍滔躺下，又沒有刀，不能剝他，只可抹頭還是跑。

姚猛說：「你索性把那只靴子也祭出來罷！」站起來就追。龍滔也就隨後趕下來了。又瞧著朋玉往前一栽，這回姚猛也就透著大意了，見他一回手，「嗖」一件暗器打將出來。

仗著姚猛身足眼快，一歪身，原來是只鏢。姚猛雖然躲過，「嘯」的一聲，正中龍滔肩頭。仗著一宗好，衝著姚猛打的，姚猛身軀比龍滔高一尺，衝著姚猛脖頸打去，姚爺一閃，龍滔在後，又離著遠些，鏢也沒有那麼大力氣了，雖中在肩頭，也不甚要緊。遂將鏢拋棄於地，按了按傷處，說：「哥哥在前頭，我在後，你瞧的見，我瞧不見；你躲的開，我躲不開。咱們兩個並肩追趕罷，別這麼一前一後了。」二人復又追趕。

原來是個渾人，他竟會打暗器。他這暗器是自己出的主意，先扔靴子，使人無疑；後打鏢，□中者八九。想不到靴子打著姚猛，鏢倒沒打著。想著要再往外發暗器，又怕勞而無功。焉知曉他這一鏢惹出禍來了，姚猛罵道：「山賊！狗娘養的！打算著就是你會暗器。你瞧瞧二太爺的這個鏢子！」說畢，衝著朋玉「鏗啾」打將出來，沒打著。

打著人就不是這個聲音了，這「鏗啾」是在山石上頭出來的聲音。再說暗器是打暗中來，他這是直嚷：「我這裡有鐵鏢子！」再者前番說過，他的鏢子有準頭，如今連打了五六鏢，也沒打著朋玉。此時是動手，尋常是打著玩兒。那個坦然不動心，這個越慌越打不著人，故此白打了幾只。二人追賊，一拐山彎，「撲」一聲，兩個人一齊墜落下去。二人掉在坑中，不知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